

社区经济民主：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新探索

黄海平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城市基层民主实践中存在去利益化、民主投票形式化和选举民主去问题化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 Q小区探索一种创新性的城市社区经济民主实践。社区经济民主以社会经济的共同利益为驱动力, 建立健全的社区民主制度, 为居民日常化参与社区治理提供平台和路径, 将社区经济收益最大限度地社区中分配, 回应社区和居民的发展需求。居民基于日常化监管和参与社区事务的认知积累, 通过业主大会的投票方式进行民主决策, 实现人民民主的真正要义。社区经济民主实践带来了社区的善治, 拓展了基层民主的实践渠道。

[关键词] 人民民主; 经济民主; 社区经济; 社区治理

[中图分类号] C 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3) 06-0018-07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 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 城市社区自治的建设过程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 是人民依法管理社会事务的重要探索, 成为我国社会治理格局变迁的缩影, 体现了人民民主、多元治理、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 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背景下, 积极发展社区民主, 探索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社区人民民主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

在市场经济改革前, 中国城市社会的居住格局主要表现为两种基本形式, 即传统街区和单位住宅区, 其中单位式居住区占绝对的支配位置^{[1][9]}。社区不仅是人与组织之间、社会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表现, 也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经济转型与文化转向的一种外在表现, 更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社会内部的利益博弈的空间单位和具体经验的表达形态。城市社区形成以房屋业主为治理主体的社区公共事务自主治理格局^[2]。住房产权促成了基层社会形成一股

新的社区民主参与力量, 但其影响主要局限于社区范围内^[3]。人们更多地关注与切身利益相关的事务, 注意力回归到自身、现实和基层当中。基层民主存在着制度不完善、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满足不了人民的民主要求以及人民群众自身民主素养较低等问题^[4], 并且呈现去问题化、去利益化和去政治化等基层民主特点^[5]。社会主义民主不只是国家事务的民主, 也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社区事务的民主。社区是培养民主意识和治理能力的重要场域, 在我们所居住的社区和工作单位, 实行直接的当家做主是合适的且必要的^[6]。

经济民主在我国是指经济组织的运作模式, 主要在企业制度中出现, 区别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制度, 体现在国家层面的“人民主权”在经济领域的贯彻以及在企业内部强调依靠劳动者的创造性实现企业民主管理^[7]。经济民主概念的实践研究几乎都集中在企业领域^[8-11], 同时, 学界关于参与式扶贫、参与式乡村旅游发展等领域的研究也会涉及社区经济民主的实践内涵^[12-16], 然而这种社区经济民主实践多出现在具有“熟人社区”特征的乡村治理当中, 社区经济民主在城市社区治理领域的应用探索和研究

[收稿日期] 2023-01-03

[基金项目] 佛山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2023-GJ098)

[作者简介] 黄海平 (1986—), 女, 广东云浮人, 副教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城乡社区治理和社会工作研究。

则依然鲜见。因此，可以说以社区经济为基础的城市社区民主实践是一种创新的社会主义民主实践方式。既然如此，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探索经济民主实践是否可行？经济民主的实践如何回应城市社区民主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探讨。

经济民主的根本动力来源于社区的共同经济利益，其推进并非由政府的动员或外来资本等外力为主导，也不同于传统的民主理论教育、观念的灌输。经济民主基于社区的共同经济利益，不仅要制约社会组织政治权力，更要制约其经济权力。社区的经济民主能以社区经济作为基础，确保民主的实质化及有效性。正如王绍光所言：“经济民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之所以要争取经济民主，是因为权力不仅存在于政治制度中，也存在于经济制度中。”^[17]

社区经济民主实践涉及3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即共同的经济利益、业主自我管理和民主的日常化运作。经济民主理论为我国城市基层民主实践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对回应中国城市基层民主实践问题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本研究以广州市城市社区Q小区的民主实践为例，探讨经济民主在城市社区民主实践的可能性及实践路径，以回应城市社区基层民主的形式化、去问题化、去利益化等问题。

二、城市社区的经济民主实践过程

Q小区于1999年建成入住，住户将近2000户，小区业主委员会正式成立于2013年初，2014年业委会决定成立物业管理服务中心自主管理社区的物业，自主聘请全部物业服务工作人员，物业服务人员对业委会负责，业委会对全体业主负责。Q小区是一个城市现代商品房社区，实行由业主自主管理（以下简称“自管”）的社区自治模式，即小区业委会全面接管社区的物业工作，自主聘用物业工作人员直接管理社区的公共事务。

Q小区的经济民主是以社区经济为共同利益基础，通过业主日常化参与社区管理以及民主投票决策公共事务等机制推动社区民主建设，具有弥合社区分化、解决社区实际问题、为居民提供

日常化参与社区事务提供平台等作用。本研究从业主的共同利益基础、业主日常化管理过程以及民主投票的运作3个方面来呈现Q小区社区经济民主的实践过程。

（一）社区经济成为业主的共同利益基础

社区经济也叫社会经济，是一种团结经济，是经济民主在社区得以运作的物质基础，也是团结社区业主的共同利益基础。Q小区实行自管以来，小区的所有收益归全体业主所有，用于小区的公共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物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小区内的道路、绿地、物业服务用房、公用设施和其他公共场所属于全体社区业主共有，由这些公共部位而产生的收益自然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公共收益主要来自公共区域的广告如电梯广告、户外广告的收益，小区公共区域的停车位收费，利用公共配套如会所、游泳池的经营收入，通信运营管理费，公共区域的相关场地出租收益等。

业委会将共有区域的产权界定清晰，并对具有经济收益功能的区域重新规划、定价，社区的所有收益归所有业主所有，成为小区的共同经济利益，用于解决社区的公共问题，反哺社区改造环境、完善设施以及开展邻里康乐活动等公共事务。小区每年收入约为400万元，包括物业管理费、车位费和车辆管理费、其他收益3个部分。其中，物业管理费每月约13万元，车位费和车辆管理费每月约15万元，其他收益则包括电梯广告收益、网球场租赁收益、社区摊位收费等。自管之前，小区临时停车位对外开放，仅收取每天12元的停车费。业主自管后，业委会通过业主大会投票表决调整了停车收费标准，对于业主每月固定收取500元，临时停车按照每小时4元收取，全天20元封顶。此政策维护了业主的权益，也发挥了社区经济的社会功能，不仅提高了经济收益，也为业主带来了经济实惠。正如小区业委会主任所言，社区的收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社区经济与市场经济有本质的差异，前者的经济收益用于居民与社区的发展需要，而后者则以盈利最大化为目标，这也是业主自主管理与由物业公司管理物业的根本差异。社区经济能弥合社区差异化的利益和社区的利益分化，致力于改

善业主的居住环境,提高日常生活质量,与社区和人的发展紧密相关。因此,社区经济深深地嵌入到社区每个家庭的生活日常当中,业主对社区经济情况日益关注,监督社区的收支情况。社区经济成为业主的共同经济利益基础,成为业主日常化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驱动力。

(二) 社区民主制度与业主日常化参与

Q小区业主能持续性地日常化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根本驱动力是与业主日常生活密切联系共同利益。而社区的日常参与有顺畅的参与渠道,得益于社区业主委员会建立了五大民主管理制度和社区参与平台,推动社区民主有效运作,保障社群利益,体现了业主当家作主的精神。

社区业委会建立的五大民主管理制度包括:(1)内部例会制度。业主委员会根据业主大会议事规则每周或每半个月定期召开业主委员会会议,会议由业主委员会下设各部门主管及业委会委员、业主代表参加,这为业主参与社区管理、反馈意见、监督管理等提供了常规性平台。(2)公开监督机制。业主委员会根据业主大会授权组建监事会,业委会任何议题均报备监事会,随时接受监事会监督。同时,通过社区QQ群及公告栏向全体业主公布业委会的决定,接受全体业主的监督。(3)完善的公示机制。业主委员会下设的行政部门负责社区所有事项公示事宜,涉及社区事务的所有对外对内的决定,均根据业主大会决定规定的公示流程在社区微信群、QQ群及花园公告栏公示,公示的主要内容为社区财务及对外合同。(4)定期召开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负责每年定期召集召开业主大会,由全体业主表决出现的新问题或者新议题,譬如修订管理规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翻新社区公共部位等。(5)主任轮换制度。为体现民主,实现责任共担原则,避免“一言堂”现象发生,业主大会议事规则设置了主任轮流担任制度,即每个主任最多只能任期1年,1年后通过重新选举产生新的主任,保证了内部民主机制的有效执行。

上述五大管理制度为业主日常化管理社区事务提供了制度保障,为业主参与社区建设提供了平台和渠道。小区的日常管理与业主的生活息息相关,业主可以通过业主微信群、QQ群及时反映小区问题,随时对小区公共事项展开讨论。业

委会可以根据业主反映的情况和讨论内容及时地解决社区问题,必要的时候对小区日常管理制度进行调整和修订。社区业委会制定公约及规范流程,主动协助业主自主解决难题。例如,对于Q小区这种有10年以上楼龄的老旧小区,面临最多的是设备老化、装修陈旧等原因引起的漏水和较大安全隐患等问题,业主委员会在第七次业主大会表决的《管理规约》中规定了漏水处理方式,根据业主大会决议制定了《漏水问题处理流程》,密切跟进评估造成问题的原因,与业主协商解决,在必要时候协助受损业主通过法律手段敦促损害造成方进行整改,基本解决了漏水住户的困扰。

业委会每周都会召开工作例会,业主可以随时参加讨论并反馈意见。譬如,业委会针对外来车辆停车问题制定了车辆管理规定,并经过业主大会投票通过,决定对所有外来车辆一律实行较高标准的收费政策。然而,由于缺乏经验没有考虑到亲属访客停车问题,有亲属访客的业主开始投诉。业委会接纳了业主在会议中反馈的意见,修订政策给业主的直系亲属发放“亲友卡”,凡持卡进社区探亲访友的,可享受每小时2.5元的优惠收费。这一做法得到了业主的肯定,增加了业主对业委会的信任与支持度。业委会委员及服务经理和前台工作人员都是业主身份,能在业主QQ群、微信群里及时地关注到业主的动态及意见反馈,业主日常化的意见反馈和监督有助于业委会及时有效地决策、解决问题,加强对物业管理质量的监管。通过社区民主制度的执行,业委会听取业主的意见,不断地完善、规范和细化相关的管理制度,其细则规范都是在保障业主的财产安全及切身利益,维护广大业主的共同经济利益。业主的现实生活问题得到解决,进一步提升了业主对社区公共事务的日常化参与意识,培养了业主日常化管理社区事务的行为习惯。

社区民主的有效运转离不开业主对社区公共事务的日常化关注、参与和监督,而社区公共事务又与社区经济紧密相连。社区经济为业主日常化参与提供了利益驱动力。业委会为业主日常了解与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提供了平台与机制,社区业主可以通过社区民主制度,通过业主微信群、

QQ群等渠道及时地对社区的管理制度提出建议。业委会基于社群利益的考虑制定及修订相关的管理制度，增加了业主对社区自管的信心以及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关注。业主日常化管理所收集的社区信息为业主大会的民主决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三）业主大会的民主投票运作

业主持续地日常化参与社区管理，才有可能在业主大会的投票决策中真正实现民主的本质要义，培养业主的民主精神和参与习惯。如果没有日常化参与社区管理的过程，业主大会的投票决策也会沦为形式化、去问题化、去利益化的一种虚假民主。Q小区实现自管后，社区权力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社区经济的存在使业主意识到自己的业主权利，在行动上越加关注社区的公共事务，尤其是与社区经济息息相关的公共事务。社区公共事项的决议通过形式上的民主投票得以最终落实，Q小区的公共事项决议是以业主对公共事务的日常化管理为民意基础的，因此，业主以日常化的社区信息认知为依据在业主大会上进行民主投票，这个决策是真实有效的。

业主大会是由全体业主构成的小区最高决策机构，社区通过业主大会建立了管理规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等社区民主管理文件。首先由业主发起社区要决策的公共事宜，由业委会组织业主讨论并制定相关方案，方案通过业主大会表决通过方可实施。小区每年定期召开业主大会，其召开过程是通过书面投票的形式进行的，通过业主上门缴纳物业费的时候或工作人员在社区摆摊宣传及登门的方式邀请业主填写选票进行公共事项表决，而不是以同一时间集体讨论的形式展开。笔者曾亲历Q小区召开的第八次业主大会，发现业主大会投票表决的质量由业主对于投票态度、业主的日常化参与程度、对公共事务的关注程度以及社区的信任互惠程度等因素决定。如果没有社区经济作为共同利益基础以及业主日常化管理过程，业主大会的民主投票会沦为一种形式化、去问题化和去利益化的虚假民主过程。

业主大会的民主投票进一步巩固了业主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意识，在业主日常化管理的基础上，社区通过业主大会的制度形式强化了业主的社区民主意识和行为。根据《物业管理条例》

第12条规定，业主大会采取书面征求意见形式的，应当有物业管理区域内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参加。业委会将需要表决的议题以问卷的形式发放给业主，选项包括同意、反对、弃权，业主针对每一项会议的议题进行表决。第八次业主大会主要有5个议题，分别是：是否同意《Q小区业主大会议事规则》、是否同意将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划转业主大会、是否同意《Q小区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筹集和使用规约》、是否同意《物业专项维修资金选聘和解聘专户管理银行方案》、是否同意《2017年Q小区公共管理事项方案》，这些议题都是由业委会开会拟定的，其中有2个议题是业主相对比较敏感的，大多数业主会要求工作人员给出解释说明，工作人员会邀请业主阅读公告栏里公示的规约和方案内容。

业主大会是一个征求意见的过程，通过登门、社区摆摊以及日常接触等方式邀请业主填写问卷。业委会主任Z说：“业主大会是一个过程。”业委会副主任L也说：“业主大会不像人民代表大会开几天的，这并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业主大会更多地是表决而非讨论，所以业主无须聚集在一起来讨论。当然，业主可以在业主群里讨论并发表自己的意见。通过书面投票的形式表决社区公共事务这种业主大会形式和过程适应现代社区特点，适应业主的生产生活方式。

总体而言，Q小区的多数业主关心社区事务，同时基于对社区的日常化关注，感知社区治理的成效，基于信任和对社区治理效果的认可，业主普遍认同和支持业委会拟定的决策事宜。业主投票的决策一般基于2点：（1）业主通过日常化参与和监督管理社区事务而理解业主大会的运作机制。（2）业主对于社区管理工作的认同与信任，社区内部的认同与信任可以减少很多解释、宣传、动员的工作。业主的认同与信任又与业委会及客户服务中心提供的良好物业管理质量密切相关。总之，业主大会为业主提供了一个合理表达诉求的正式渠道，业主的积极参与体现了作为社区主人翁的态度和精神。业委会也通过业主日常化的监督管理和业主大会的召开了解业主的不同诉求，接受业主的日常化监督，不断提升自身的服务质量。

综上所述,Q小区的民主运转以社区经济共同利益为驱动力,推动业主日常化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社区经济发挥了社区团结的作用,其公共利益功能与业主的日常生活密切联系,成为业主持续参与社区事务的利益驱动力。业委会制定民主管理制度,为业主日常化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提供平台和路径。业主基于对社区公共事务日常化监督的信任积累以及对社区治理绩效的认可,积极参与业主大会的公共事务决策,形成了实质而有效的民主决策。这种民主运作过程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内涵,体现广大业主的意志,符合广大业主的共同利益,成为一种新型的城市社区经济民主。

四、城市社区经济民主的运作何以可能?

实践表明,在没有社区经济基础的社区里,社区民主容易沦为形式化、去问题化,其民主投票及议事参与度等难以真正实现民主的精神;在具体的民主实践操作上,无法真正地回应广大居民的利益诉求。经济民主是业主基于社区经济的共同利益而日常化地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的讨论、决定过程,最后通过业主大会进行投票表决社区公共事项的决议。社区经济民主有助于增强业主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提高日常管理参与度,避免社区民主走向形式化和虚假化。

(一) 社区经济驱动社区民主制度和业主日常化参与的持续运作

社区经济民主以社区的公共收益为基础,致力于建设社区、促进社区发展和提升居民生活体验和质量,强调社区居民的共同参与,追求社区的团结合作和社群的共同利益。社区经济是一种“团结经济”和“社会经济”^[17]。社区民主与社区经济紧密相连,一方面,社区的经费管理并不依赖于外部企业或政府,而是主要由业主管理和监督,因此,社区治理必定是以社群利益为目的而展开,社区决策的内容也是关乎社群利益和社群关系;另一方面,业主在社区民主投票过程中关切自身的利益,监督社区经济的运作以及社区收益的使用状况。社区经济是社区民主制度的实施和业主日常化参与社区事务的核心驱动力。

社区经济以实现共同利益为目标,可以解决社区的实际问题,有助于形成业主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改善社区邻里关系,减少社区利益的矛盾冲突。在日益强调个人利益的城市社会里,社区经济强调公共性、公益性和社会性,能利用市场化经济力量来发展自我,并发挥社会功能以消解市场化与资本化对社区的消极作用。正因为社区经济能有效地回应社区治理难题并提升业主的居住体验和生活品质,社区民主制度与业主日常化参与机制的运作才得以维持。

总的来说,融合业主的社区经济共同利益,是在社区的公共空间、共有物业基础上从社区物业管理、业主交费和市场租赁等所产生,是从市场化运作的物业公司手里接管过来由业主自主经营的经济收益。因此,社区经济是社区民主的重要驱动力,使得社区民主在城市社区得以可能发生,成为一种经济民主。

(二) 社区民主制度为社区经济和业主日常化参与提供平台和路径

社区民主制度是指社区实行的民主自治机制,结合社区的实际制定规范社区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相关条款和实施措施,确保居民享有民主参与权利。Q小区的社区民主制度包括业委会制度、业主大会制度等。经济民主是一种社会主义民主实践,需要有社区民主制度的保障。如果说社区经济是经济民主的持续驱动力,那么社区民主制度就是经济民主运作的制度保证,为社区经济的治理实践与业主日常化参与提供了合法依据、参与平台和路径。

社区民主制度的推行与实现减少了资本和外来权力的操控,通过业主日常化民主参与和业主大会投票保障社区经济的社群利益最大化和恒常化。社区的经济收益能成为社区经济,发挥社区团结的功能需要依赖社区民主制度提供实施的平台、路径和方法,保障社区经济的性质和功能。社区民主制度的出发点是社群利益,为业主日常化参与社区事务提供合法依据,保障业主在社区日常管理中保持话语权,提供业主参与的平台。虽然业主参与社区事务的精力有限,然而社区日常化监管机制的存在本身已经发挥了震慑作用,业主有权随时来查账和反馈问题,更重要的是社区经济发挥的功能与业主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业

主每天生活在社区里，随时都可以表达意见并监督社区经济的运作情况。

总的来说，社区民主制度保障社区经济民主的合法有效运作，限制业委会的权力的同时也保障发挥业委会的专长能力，保障社群利益免受损害，推动社区经济的功能发挥和业主的日常化参与，社区经济民主得以有效运作。

（三）业主的日常化参与保证社区民主制度与社区经济实践的真实有效性

业主的日常化参与是指社区居民在日常生活当中关注、管理和监督社区公共事务，参与社区建设继而影响社区决策和行动的过程。业主的日常化参与有赖于社区经济的共同利益驱动力和社区民主制度的程序保障。业主的日常化参与社区事务可以增进他们对社区事务与社区民主运作机制的熟悉和信任，避免社区民主运作和社区经济实践的虚假和形式化操作，保障社区民主制度的实施和社区经济实践的真实有效性。

业主基于日常化的社区参与增进了社区社会资本的积累，业委会及时有效的解决问题也增进了业主的信任，可以更好地推动业主参加业主大会，影响社区决策和行动。同时，业主在日常化关注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过程中可以持续全面地监督社区公共事务，譬如，监督社区经济的日常收支是否合理、真实和有效，也保障了社区经济实践的社群利益和社区团结性质。因此，业主在民主投票过程中，业主会以社区共同利益的实现为目标，以社区日常化参与、社区信任与理解为基础，形成了以社群利益优先的相对真实有效的社区决策。

总的来说，社区经济民主是一种居民自治的人民民主和日常化民主。日常化民主使得人们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并非一定要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参与对公共事务的决策，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关注公共事务，并且随时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并提出意见，对公共决策产生一种持续的影响。在民主程序上，业主可通过业主大会进行投票，这种投票建立在日常化参与的基础上，其结果更能体现大众的意愿和利益。日常民主的运转动力与人们日常生活的体验有关，人们本身就生活于其中，生活即政治，是居住政治的延伸^{[1]92}。

五、结 语

城市社区的经济民主可以最大限度地社区中分配社区经济收益，回应社区和居民的发展需求。在社区经济民主机制下，居民对社区经济拥有平等分享经济权益的权力，以社区经济为持续驱动力，日常化参与和监管社区事务，并且基于日常化参与和理解进行民主决策。社区经济民主制度并非只是一套制度，而是建立在社区共同利益、丰富的社区社会资本之上的日常参与机制，并在日常化生活中培养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和能力。参与的日常化又需要有一种持续的动力和机制，这种动力与居民切身利益相关的驱动力息息相关。因此，社区民主要实现民主的本质要义，必须将其建立在一种共同经济利益之上，居民能基于理解和认同而能常态化地参与公共事务，获得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权，真正发挥参与、合作、监督、决策等作用。社区治理过程中经济民主实践探索也带来了社区的善治。社区善治是社区与国家的共同目标，因此，社区经济民主的目标也要与国家的目标保持一致，这样就能更好地将个人利益与社区利益甚至整体社会利益融为一体。未来，有必要进一步深化社区民主实践的理念、内容和方式，拓展社区民主实践渠道，不断完善基层民主实践体系。

〔参考文献〕

- [1] 郭于华，沈原. 居住的政治：B市业主维权与社区建设的实证研究[J]. 开放时代，2012（2）：83-101.
- [2] 陈建国. 业主选择与城市社区自主治理[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3.
- [3] 李骏. 住房产权与政治参与：中国城市的基层社区民主[J]. 社会学研究，2009（5）：57-82.
- [4] 徐勇. 基层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基层民主的发展[J]. 学习与探索，2008（4）：1-6.
- [5] 桂勇. 邻里空间：城市基层的行动、组织与互动[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49-57.
- [6] 王绍光. 什么是好的民主[J]. 经济导刊，2019（6）：62-71.

- [7] 刘清洁, 刘友田. 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及其当代价值 [J]. 社科纵横, 2019 (9): 42-46.
- [8] 沈文玮, 孙凤伟. 经济民主的三层基本关系解析及建设思考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3): 35-38.
- [9] 王保树. 市场经济与经济民主 [J]. 中国法学, 1994 (2): 42-50.
- [10] 崔之元. 经济民主的两层含义 [J]. 读书, 1997 (4): 79-82.
- [11] 王春华. “经济民主模式”对建设“新时代”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启示 [J]. 现代管理科学, 2018 (6): 6-8.
- [12] 章荣君. 经济民主: 从概念厘定到基础论证 [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05 (4): 10-15.
- [13] 彭小兵, 谭志恒. 组织动员、资源内生和市场对接: 贫困社区内源发展路径: 基于云南省 L 中心的考察 [J]. 中国行政管理, 2018 (6): 61-67.
- [14] 王佩, 刘晓. 嵌入式发展、参与式合作与贫困治理研究 [J].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6): 87-93.
- [15] 郭献进, 叶小青. 民族自治地方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参与机制研究: 景宁畲族自治县利益主体的协同 [J]. 贵州民族研究, 2015 (8): 153-158.
- [16] 姚忠, 吴永明, 辛在军, 等. 基于社区参与的乡村全域旅游开发实证研究: 以南昌南矶乡为例 [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0 (2): 290-297.
- [17] 王绍光. 超越“选主” [N]. 社会科学报, 2010-07-08 (3).
- [18] 潘毅, 严海蓉, 古学斌, 等. 社会经济在中国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1.

Economic Democracy in Urban Communities: New Exploration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Practices in Chinese Cities

HUANG Haip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Zhongkai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Engineering,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practice of urban grassroots democracy, such as “de-profit”, formalization of democratic voting and “de-problemizing” of electoral democracy. In order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Q Community explores an innovative urban community economic democracy practice. Economic democracy is driven by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community establishes a sound community democracy system, provides a platform and path for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on a daily basis, distributes community economic benefits to the maximum extent in the community, and responds to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community and residents. Based on the regular supervision of and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affairs, residents make democratic decisions through voting at residents meetings to realize the true essence of people’s democracy. The practice of economic democracy brings about good governance of the community and expands the practice channel of grassroots democracy.

Key words: people’s democracy; economic democracy; community economy; community governance

(责任编辑 冯庆福)